

572  
7173

# 紅塵碧玉

雲中岳



唐淑敏姐弟，在客厅接见三位来客。来客是风闻赶来拜晤唐姑娘的。

原信曾任职总兵，所辖七千兵马，却有大半是降贼。何太师殉国时，他驻军茶陵攸县，率兵北援时，半途闹兵变，七千兵马一哄而散，他只好解甲远遁。

另两人也是何太师的旧属，曾任推官的吕震、材官郭舒。三人皆与南天燕子有深厚的交情，听到南天燕子的后人前来湘潭收祖骸，毅然赶来希望能为唐姑娘姐弟尽点力。

唐姑娘这两天气色不佳，据说玉体违和，女人病麻烦得很，谁也不敢多问。

正在厅中细叙，吴锦全兴冲冲踏入闷热的小厅。

三位客人见来了陌生人，不由一怔，本能地离座向来人注目。

吴锦全穿了长袍马褂，年轻英俊仪表非凡，三位客人颇感意外。

“贵客光临，唐姑娘，为何不派人知会一声？”吴锦全先笑吟吟地向脸色苍白，倚坐在椅中的唐姑娘打招呼，再抱拳向客人行礼：“在下姓吴，吴锦全，唐姑娘姐弟的朋友，请多指教。”

“吴公子，贱妾为诸位引见。”唐姑娘有气无力地说，

似乎无力站起：“这三位长辈，皆是家先祖昔日的知交，军中的袍泽。这位是原爷爷原信……”

引见毕，双方客套一番，分别就座。

吴锦全早已和唐姑娘有了协议，两人在床上早就定下了互相合作的细节。

首先，他将在隐山发掘南天燕子假墓的经过说了；当然是润饰过的故事，最后他说：“唐前辈壮烈牺牲，足以流芳千古。对前辈忠臣义士的灵骸，在下做晚辈的人，有义务帮助唐姑娘达成心愿，返灵骨于故乡，慰义士在天之灵。”

“只是，有关箕水豹与明月山的事，在下一无所知。唐姑娘姐弟妇孺之身，来自千里外的桐城，更不知道该如何着手。原前辈是唐义士的知交，但不知是否对昔日那些降贼的来龙去脉有所耳闻。”

“当年老夫驻兵攸县，对明月山略有所知。”原信坦然地说：“那一带山区偏僻，田地甚少，确有不少昔日的降贼散匿其中种山自给。”

“箕水豹本名叫王彪，是李自成的心腹悍将廿八宿之一，但他不曾随同李赤心向朝廷投诚，领了一些心腹在湘东湘南出没，一度曾经进入江西活动。如果他真的藏匿在明月山，老朽或许可以透过一些人，查出他的下落来。”

“哦！原爷爷一向在何处隐居？”唐姑娘问，对箕水豹和明月山的事兴趣不大。

“在昭陵北面的塘村打渔糊口。”原信不胜感慨地叹息：“国破家亡，留得余生并非幸福，除了等骸骨入土之外，

夫复何言？”

“原爷爷，吴三桂反清，本来大有可为，原爷爷为何不参加大周……”

“别提那汉奸国贼。”原信咬牙切齿打断唐姑娘的话：“我是大明的将官，活剥了我我也不会向逆贼大周称臣。正如我宁可死在河里，也不向鞑子屈服。”

“你仍然留了辫子。”吴锦全刻薄的说。

“留辫子只是苟活，并不代表我原信屈服。”原信厉声说：“总有一天，我会起来反抗，永不屈服，永不投降。唐姑娘来了，正好由姑娘出面，登高一呼，号召昔日的义士重组义兵，轰轰烈烈干一场。”

“这件事以后再说。”唐姑娘打圆场：“原爷爷既然能透过一些人，打听箕水豹的下落，能不能立刻进行呢？”

“只要贤姐弟能动身，老朽立即与吕、郭两位老弟前往明月山。”

“我们还要等一些人。而且，贱妾有病在身，不良于行，三位爷爷可否暂留一些时日？”

“好的……”

“依在下的建议，县城人多口杂，三位前辈留在城里，恐怕会发生意外。”吴锦全抢着说：“三位不如回到昭陵塘湾村等候比较妥当。”

“在下知道昭陵那地方，距此地不过是两日船程，下航一天就够了，方便得很，要到明月山，好象必须经过昭陵呢！而且，三位可在这期间先行准备，先与某些人接触，以后就

省事多了。”

“吴公子说的也是，在县城逗留确有不便。”原信毫无心机地说：“唐姑娘，就这么说定了，老朽三人赶回去准备，在塘湾村等候你们前来一同动身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三位爷爷鼎力帮忙。”唐姑娘不敢拂逆吴锦全的安排。

送走了三位客人，唐姑娘愤愤地说：“公子爷，你不许我身边留有人，到底是何居心？你不信任我？”

“宝贝儿，不是我不信任你。”吴锦全兴奋地说：“而是这三个人对我十分重要，我不打算过早用武力降服他们。把他们留在县城，让他知道我的底细吗？让他们再被人暗杀掉吗？不，你得听我的安排。

“只要令祖的灵骸真在明月山，包在我身上，其他的事，你就不必管啦！哦！宝贝儿，好好静下心养病，我好想你呢！哈哈……”

大笑声中，吴锦全兴高采烈地走了。

他手下人办事的效率非常迅速确实，原信三个孤臣孽子尚未登船离埠，负责跟踪监视的人已乘舟待发。

为了能确实控制陆续赶来县城的悍匪，他亲自指挥明暗中的人手，作了妥善的安排，直忙至黄昏将临，方返回客栈坐镇，这期间，把追查李宏达的事搁下来了。

这一天的收获，他相当满意，认为已向宝藏接近了一大步，对宝藏在明月山的信念，益为坚定。

进水东门便是东大街，街中段有两家颇令人费解的药店。右首，是占了两间门面的顺安堂；左首，是专卖草药的小店安和坊。

药材店本来就瞧不起草药店，两家设在一起，委实令人觉得岔眼，觉得双方在斗气互别苗头，作长远的竞争。

店堂中灯光亮着，草药店中冷清清，堆满店堂的干湿草药，发出一阵阵药材的特殊气味。

一个干瘦的憔悴老人，身上穿得破旧，点着一根竹杖，巍颤颤地踏入店堂。

店东徐淳，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武师，四十多岁壮年，肚子却已挺出来了，武师的这碗饭显然吃不成啦！只好退而求其次卖草药糊口度日，谁愿意请一位大腹便便的人来做师父？

“老伯，你要些什么？”徐淳上前和气地问。

“小老儿气血不顺。”老人说话有气无力：“手脚发僵，眼看躺下去就起不来。请问，有没有治这种病的草药？”

“老伯，这是平常的老病，要吃补药。”徐淳善意地说：“年老气力衰，机能老化，吃些药修修补补，不要紧的。不过，老伯，你气色虽然差，还不至于躺下去就起不来，要放宽心些。”

“我要一些拔毒的药，特殊的拔毒奇药。可能，小老儿吃错了些甚么有毒的东西，也许是嗅到一些有毒的东西，贵店……”

“疮毒、火毒、寒毒，小店有最好的药草……”

“不是这么普通的毒，是消滞气血的毒，使手脚发僵的毒……”

“真的？请里面坐，我帮你看看。”

“贵店如果没有特殊的解毒药物，那就用不着费神了，小老儿另找别一家。”老人步履艰难地转身，点着竹杖慢吞吞地向街尾走。

“可怜！这老人家已经语无伦次了。”徐淳摇头叹息着说，自顾自的收拾自己的药材用品。

两个青衣人一前一后，将小老人夹在中间向前走。

东大街不论是昼间或是夜晚，都是最热闹的一条街，水东门外便是码头。虽说城门已闭禁止出入，但东大街仍然是夜市最盛的一条街。

街灯不太多，光度有限，仅店铺内透出的灯光略为明亮些，街上行人也不太多，县城小，夜市也为期甚暂，大乱过后不到两年，市况仍然萧条。

折入一条小巷，不再有街灯。

小老人折入右首的小巷，走在前面的大汉尚未发现自己犯了跟踪盯梢的大忌。等听到同伴发出的信号，转身时，同伴的身影已进入小巷去了，只好快走折回。

刚跟入黑暗的小巷口，身后鬼魅似的出现一个黑影，脑门一震，便失去知觉。

小老人到了巷中段一家宅院前，伸手推开虚掩着的大门，虚弱地跨过高高的门限，门大概忘了顺手关，一步步慢吞吞到了桌旁，将如豆的灯火加以挑亮。

十余根灯芯同时发焰，堂屋里大放光明。这举动极不正常，即使是有钱人家，灯盏内也不可能放置十余根灯草，放四五根已经足够了。

小老人挑亮了灯，转身向外。

青衣大汉站在门内，鹰目炯炯盯视老人冷笑。

老人腰杆一挺，不再弯腰驼背，似乎突然长高了许多。脸上要死不活的表情失了踪，本来昏花的老眼冷电四射，嘴角涌现阴险的笑意。

“噢！”大汉吃了一惊，脸色一变，心虚地扭头回顾，想看同伴是否到了。

巷子太黑，门外的确可以看到斜对面的墙根下暗影中，贴着一个人影，以为自己同伴已经来了，胆气一壮。

“你来了，好，坐。”小老人阴笑着招呼不速之客。

“你是……”大汉又是一惊。

“我姓吴，有号而无名，知道老夫真名的人不多。你们有几个人，守在有名郎中和药坊附近，暗中留心前来买解毒奇药的人，没错吧？”

“唔！似乎咱们在玩猫捉老鼠的把戏。”大汉总算明白了。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在替谁办事？”

“我正要问你呢！”

“不久你就知道了。小老头，你好象只有一个人？”

“一个人就够了。”



“是不是云华山庄的人？在下知道，贵山庄南来的人，快死光了，你一定是随后赶来的。你说你姓吴，大名到底是什么？”

“老夫说过，老夫有号无名。”

“贵大号是……”

“一绝。”小老人阴笑更浓了：“吴一绝，这绰号对你有什么意义吗？”

大汉脸色骤变，而且开始打寒颤。

“阴司三煞的吴……吴一绝？”大汉嗓音都变了，眼中有惊恐的神色：“你……你不是吓人吧？”

“吴一绝决不唬人，如假包换。”吴一绝拍拍胸膛说，“信誉保证，站在你眼前的，正是三四十年之前，凶名昭彰，杀孽满身的字内凶魔，阴司三煞的老二吴一绝，只要一见便绝。”

“朱兄快来……”大汉扭头大叫。

贴在巷对面墙角的黑影一闪即至，踏入大门信手将门掩上。

大汉骇然一震，脸色灰败。

又是一个老人，其实还不算老。

只是，阴森的气势令人不寒而慄。

“你……”大汉如见鬼魅，几乎语不成声。

“我也是有姓有号无名。”新来的老人说：“姓郑，郑一空，一见就空。你知道我就是阴司三煞的老三，我也是如假包换，人真影实。”

这种城里的小户人家，门户都是连栋的，空间有限，没厢没院，厅堂前面是大门，门两侧设窗，之外便是通后面天井的走道，两侧别无门户。

现在，吴一绝阻住通向后面的走道，郑一空守住了大门，除了破壁而遁，别无进出路线，有如奔鼠钻入了死窟。

青芒一闪，大汉拔出了匕首。

“在下仍可一拚。”大汉抖嗦着说：“你……你们都老了，早年的名……名头，唬不了人……自古英雄出少年……”

“噤噤噤……”吴一绝怪笑连连：“你是英雄吗？好，快来埋葬我这快入土的糟老头吧！匕首利不利？大概你磨得很勤快，而且经常抹油不让匕首生锈，怪亮的。好好看准了，上啦！”

“放我一……一马……”大汉终于失去拚的勇气，崩溃似的颤抖着叫，匕首几乎握不牢，手抖的太厉害了。

“放你一马？可以，只要你招供，饶你一死。”吴一绝狞笑着说：“我老了，做事不再做的太绝。人生七十古来稀，快七十岁了，心肠也软啦！”

“我……我知无不言……”大汉的匕首终于失手落地。

“谁派你来的？”

“搜魂公子。”

“哦！果然不错，搜魂公子。”吴一绝苦笑：“他为何派你？有何贵干？”

“我只知道李宏达中了毒，要查他的落脚处。”

“哦！查李宏达？”

“上面的人说，公子要降服李宏达，他是唯一敢与吴锦全抗衡的人，武艺深不可测。公子传下十万火急命令，要全力查出他的下落，而且要快，因为姓李的只剩下了两天活命的机会。

“他是中了致命的慢性奇毒，中了公子专用来收服高手人才的奇毒。如果他不露面躲起来，期限一到必死无疑。

“他躲起来了，他没有帮手，一定会请藏匿他的人，到药坊找治毒的药和找治毒的郎中，所以派出的人，皆从郎中和药坊着手去查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老前辈一定不是李宏达的人，尚请高抬贵手，晚辈有眼无珠……”

“你们公子怎么知道李宏达没有帮手？”

“我……不知道。”

“搜魂公子目下在何处？”

“只……只有上面少数几个人知道。我们这些在最近三两年中，被威逼利诱不得不听任他驱策的人，除了偶或可以看到一个戴苍白面具的人之外，谁也不知道公子的庐山真面目，更不可能知道他在何处落脚。

“除了直接指挥我的人之外，跟上面的人见面如不戴鬼面具就戴头罩，似乎他们无处不在。也许，你这儿就有上面的人监视着我……”

“有两个人监视着你们两个人，他们都死了。”门开处，陌生的语音清晰入耳。

多了一个相貌堂堂的青袍人，是蔡长河。

“没问出口供？”吴一绝向蔡长河问。

“没有。”蔡长河摇头苦笑：“周老哥求供的手法虽然够狠够毒，可是那两位仁兄所知有限，无从供起。他们都是单线控制的，指挥掌握却灵活无比，实力之强大，令人心惊胆跳，这位搜魂公子真了不起。”

“只有吴锦全那狗东西，才有如此庞大的实力。”吴一绝咬牙切齿说：“向他下手，错不了。”

“吴老哥，不会是吴锦全。”蔡长河肯定地说：“他们的人，根本不知道李小哥中毒的事。”

“阁下，你们的人如何对付吴锦全的人？”吴一绝转向大汉问。

“我们奉到指示，仅暗中留意吴锦全那些人的言行举动，不许干预或插手管他们的事，只将所见所闻向上呈报而已。”大汉乖乖吐实。

“蔡老弟，时辰紧迫，我们得加紧追查。”吴一绝焦急地说：“逐个往上追。”

“只好如此了！”蔡长河也束手无策。

“阁下，你上面的人是谁？”吴一绝向大汉问。

“金刀伏魔仇泰。”

“他目下在何处？”

“原来住在北大街的高陞客棧，但他很少在一处地方停留过久，我的消息规定用纸团送到他住的二进丙字第六号房，塞入门缝就没有我的事了。如果找到了李宏达，由一人

看守，另一人把消息带回，自会有人前来接应。”

“你很合作，老夫这就去找金刀伏魔。”

“老前辈……”

“老夫答应饶你，不会食言。不过，你必须做一个月的白痴。以后结果如何，得看你的造化了。”

不等大汉有所举动，已被郑一空在身后抓住了。

金刀伏魔不在高陞客栈。

搜魂公子的组织极为严密，指挥采用单线，其根线出了意外，线便中断。

眼线失了踪，监视眼线的另一组两个人也同时失了踪，负责接应的人便知道发生了意外，消息将以最快的速度传出，线立即就切断，线上端的金刀伏魔怎会在客栈中等候厄运临头呢！

螳螂捕蝉，黄雀也在一旁伺伏。

巳牌初，城南郊的河湾里，划出一条小船。船上，除了两个舟子操桨之外，乘客有三位：蔡长河、女煞星封三姨、张碧瑶。

小舟先划向东岸，然后向上游急驶。这种代步的小舟，桨长船轻，沿江岸行驶，两个舟子四支桨，速度相当快，下放时更是势如奔马。

上航六七里，江流东折，支流仍向南伸。支流上游，是易俗河，数里外便是易俗河镇。

小舟不走易俗河，沿江东驶。

蔡长河坐在后面的船板上，不时扭头回望，眉心逐渐紧锁。

“往岸靠。”他突然向舟子说：“找并不太隐秘的河岸停泊。”

“噢！大爷不是说要到卅里外的禾亭吗？”舟子大感意外。

“船费已经付了，近些岂不对你有好处？”蔡长河似笑非笑：“本来是到禾亭，临时想起有点事要料理，一两天之内还走不了。”

“那就谢谢大爷啦！这就靠岸。”舟子喜不自胜，立即向前面操舟的同伴打招呼。

女煞星是老江湖，知道情势有了意外变化。

船靠上长满树木的河岸，三人提了包裹急急往里走。

两个舟子收了跳板，然后将船驶离。

轻舟来势如脱弦之箭，向小舟冲来。

“等一等，靠岸。”轻舟前面一名大汉叫。

轻舟上有五六个凶猛人物，小舟上的两个舟子大吃一惊，怎敢抗命？乖乖将船重新靠上河岸。

轻舟灵活地并排停妥，首先有三人跳上岸向树林内急掠。

“那三个男女雇你的船，他们是怎么说的？”一个年约半百的三角脸大汉向小舟中的舟子问。

“说好了雇船到禾亭，单程，十两银子已经付清了。”舟子不胜惊恐直说直供：“不久前，那位大爷突然要小的靠

岸……”

“他们好机警。”大汉向同伴说：“发现咱们跟踪，所以弃舟就陆。追！”

“要不要分一半人先到禾亭等候？”另一名马脸人问。

“他们就希望咱们跟到禾亭，这种老把戏只能骗初出道的楞头三，走！”三角脸大汉一面说，一面跃登河岸，转向三个操舟大汉下令：“在这儿等，不可远离。”

不久，三角脸大汉，赶上了先登岸追踪的三个同伴。

这一带全是树林、荒野、小山、丘陵……就是不见人烟，当然也没有路，偏僻幽径鬼打死人。天下大乱数十年，两湖的肥沃田地也有许多荒芜了，谁还对丘陵区有兴趣？不见人烟该是十分正常的事。

草高及肩，人走过遗痕清晰可辨。六个人不再分散，大胆地循踪急追。

远出三四里，进入一处小山的西坡，眼前出现里余长的茅草地。这种可盖屋的茅草也称丝茅，高仅三四尺，根可入药叫茅根，踩在上面滑溜溜地，湘省一带山区，这种野茅地很好走，视野广没有荆棘阻挡，但相当危险。

因为猛兽最喜欢躲在茅草里睡大觉，看见猛虎就完啦！逃都逃不掉，没地方好躲避，茅草地本来就是猛虎最好的猎场。

六大汉沿草迹追了半里地，前面十余步外，草梢上突然升起两个村姑打扮的人影。

“你们真来了呀？”女煞星阴笑着说。

两女的包裹不在身边，手中却有连鞘的长剑。

六大汉一拥而上，立即六方大包围。

“女煞星，那个中年人呢？”为首的大汉沉声问，老公鸭嗓子刺耳难听。

“走了。”女煞星说：“你阁下认识我女煞星，我却不知你的来路，不公平。”

“在下姓冯，冯百韬。”

“哦！洞庭三蛟的第二蛟，六爪蛟冯寨主，难怪轻舟追得那么快。奇怪！云华山庄冒犯了你们吗？”

“与你们无关。”六爪蛟狞笑：“你们云华山庄六个男女，神气活现大摇大摆驾车乘轿，从武昌一直就跟在后面看风色，咱们根本就懒得理会你们。”

“哦！你们是吴锦全的人？”女煞星恍然。

“不错，咱们负责水路呼应。替你们雇船的那位中年人呢？他姓甚名谁？”

“为何问他？”

“昨晚他在高陞客棧鬼鬼祟祟进进出出，穿了长袍象个人样，行踪可疑，吴公子要知道他在打甚么主意。”

“高陞客棧是人人可以进出的地方……”

“其他的人可以进出，你们这些企图不明的人就不可以鬼鬼祟祟出没。客棧内住有吴公子的人，所以必须查出底细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高陞客棧内，有你们几个人。”

“唔！你也知道？可知那人一定是你云华山庄的人，你



们都脱不了身。那人呢？跑那儿去了？”

“你一定要见他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他就在你们后面。”女煞星向来路方向一指。

十余步外的草丛中，站起手握连鞘长剑的蔡长河。

“诸位。”蔡长河沉静地说：“在下出入高陞客栈，与吴公子无关。你们在该店安置了几个眼线，总不能不许旁人出入吧！你们跟踪而来，不会有什么收获的，请不要再跟踪，好吗？”

“咱们懒得再跟了，你们的秘密，咱们会从你们三个人口中问出来的。阁下人才一表，气概不凡，请教你阁下尊姓大名？”六爪蛟神气地说：“你们是乖乖随咱们回县城呢？抑或是要在下动手赶你们走？”

“请不要咄咄逼人。”蔡长河继续采取低姿势，不愿诉诸武力：“在下说的是实情，出入高陞客栈的确与吴公子无关……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，少噜嗦。”六爪蛟反而更神气：“在下要答复。”

“阁下……”

“擒住他。”六爪蛟不耐地叱喝，举手一挥。

一名五短身材的人缓步而出，一阵怪响，九节钢鞭从衣下抖出，美妙地腾起一道青虹，然后一节节地叠入掌中，抓握得整整齐齐，这人身材矮小，手短脚短，可是手掌却不小，似乎手指特长，居然可以一把抓住九节握牢。